

《元史》四人列传正误

修晓波

《元史》书中史实讹误颇多。兹就翻检所及，对中华书局本《元史》忙兀台、也速解儿、乞台和伯颜（蔑儿吉解氏）诸人列传的錯誤订正如下。文中每订误一处，均标明题目，其下注出原文页码行数和卷次，以便读者查对。

一、失载忙兀台父

页3186行11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忙兀台，蒙古达达儿氏。祖塔思火儿赤，从太宗定中原有功，为东平路达鲁花赤，位在严实上。

按：本传言祖不言父，不合修史体例。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九五：“传失载忙兀台父名。今东平州有《忙兀台公光昭先祖神道碑》，云：塔思子铁里哥，袭父职，授行军千户。铁里哥子曰札刺儿台，真州达鲁花赤，福州等处盐课市舶都转运使；曰雍乞刺台；曰亦乞里台，袭祖职，迁浙西道宣慰使；忙兀台，其季子也。”关于铁里哥授行军千户一事，钱氏《元史氏族表》页二七、《蒙兀儿史记》（以下简称《蒙史》）卷九三、《元书》卷五七均载“授行军万户”。

二、当作沙芜口

页3187行7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将由汉口入江，至蔡店，闻宋兵屯汉口，乃率舟师经斗龙口至沙步入江。

按：沙步，《元史》卷一二七《伯颜传》、一二八《阿术传》皆

作“沙芜口”。查其地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约五十里，即武湖入江处。《水经注》谓武口，亦曰沙口、沙武口、沙伏口。《蒙史》卷九三、《元史类编》卷十九作“沙芜”，《新元史》卷一六〇作“沙武”。本传作“沙步”，误。

三、王达非夏贵坚守武矶堡

页 3187 行 8 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遇宋兵三百余艘分道来拒，进击走之。次武矶堡，宋将夏贵坚守不下……遂拔武矶堡，斩守将王达。

按：本传言南宋武矶堡守将，前作夏贵，后为王达，不一致。兹考《元史》卷八《世祖纪五》：“宋淮西制置使夏贵……以战船万艘，分据诸隘……都统王达守阳逻堡。”卷一二七《伯颜传》载同。再考《蒙史》卷九三：“进次阳逻堡，守将王达恃夏贵水师掎角，不下。”注云：“旧传作宋将夏贵坚守不下，殊误。贵所将，乃水师，非守堡者。”据此，本传作夏贵坚守武矶堡，实误。

又，武矶堡，《元史》卷一二七《伯颜传》、卷一二八《阿术传》均作“阳逻堡”。《蒙史》卷九三亦作“阳罗堡”，且注云：“阳逻，湫名。江干有武矶，矶上有堡。故阳逻、武矶堡名互称。”《元史》成于众人之手，又疏于整理。武矶堡即阳逻堡，诸传当作一致书。

四、赵淮非赵潘起兵溧阳

页 3188 行 3 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宋降将赵潘叛于溧阳，伯颜命忙兀台击之，战于丰登庄，斩首五百余级，擒其将三人，复招降湖州守将二人。十二月，行省第其功。

按《元史》卷八《世祖五》：至元“十二年二月庚午，大军次建康府，宋沿江制置使赵潘南走，都统、权兵马司事徐王荣、翁福、茅世雄等及镇军曹旺以城降”。卷一二七《伯颜传》：“十二年三月癸酉，宋沿江制置赵潘遁，潘兄淮起兵溧阳，就执而死。都

统徐王荣、翁福等以城降，命招讨使唆都守之……十二月，遣忙兀歹（忙兀台）、范文虎，会阿剌罕、昔里伯取湖州，知州赵良淳死之。丙寅，赵与可（人名）以城降。”卷一六五《齐秉节传》：十二年，“命秉节屯建康，与宋将赵淮战于西离山，追至溧阳，自辰及午，宋军乃退。”《蒙史》卷九三：“先是大军次建康，宋留守赵溍弃城遁，其弟赵淮起兵溧阳。”十二月，忙兀台“复奉命偕范文虎会阿剌罕、失里伯徇湖州，知州赵良淳死亡，赵与可以城降。”综上所述可知：①元军抵建康时，赵溍遁而未降，本传言“宋降将赵溍”于史实不符；②在溧阳与元军作战者为赵淮非赵溍，本传误作赵溍；③元军攻取湖州在十二月间，本传误系于十二月之前；④南宋湖州守将一人战死，一人投降，并非“招降湖州守将二人”。

五、行大都督事非行大都督府事

页 3188 行 4 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至元十二年“十二月，行省第其功，承制授行两浙大都督府事”。

按：《元史》卷一二七《伯颜传》：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十二月庚戌，“以忙兀歹、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事”。十三年二月辛丑，“伯颜承制，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，忙兀歹、范文虎入治府事”。《元史》卷九《世祖六》：至元十三年二月庚子，“行省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，都督忙古带（忙兀台）、范文虎入城视事”。至元十三年正月，元军下临安后，才以其地设两浙大都督府，并于二月以忙兀台、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府事。本传将其事系于至元十二年十二月，其时临安尚未攻克，两浙大都督府并未设立，称忙兀台、范文虎行大都督府事，不妥。

六、助征日本战舰三十艘非三千艘

页 3188 行 15 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初，宋降将五虎陈义尝助张弘范擒文天祥，助完者都讨陈大

举。又资阿塔海征日本战舰三千艘。

按：《蒙史》卷九三：“潮州人陈懿兄弟五人，宋末聚党为盗，号五虎，文天祥讨走之。及蒙兀兵入广东，懿等以海舟导张弘范济潮阳，助塔刺海执文天祥，助完者都讨陈大举，又出战舰百艘以追二王。”注云：“旧传谓助阿塔海征日本船三千艘。按懿等虽海盗，顾一时安得如许之船。今参《本纪》更正之。”《元史》卷十《世祖七》云：至元十六年二月庚寅，“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，且出战舰百艘以征宋二王，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；及其弟忠、义、勇三人为管军总管”。屠寄所据当为此。然《忙兀台传》所载为出征日本之事，而至元十六年为灭亡南宋的战争。屠氏错将两事混淆。兹考《元史》卷十二《世祖九》：二十年十一月癸丑，“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，招授义万户，佩虎符”。因其前有九月壬戌“调黎兵同征日本”、“冬十月庚寅，给征日本新附军钞三万锭”句，陈义自备海船为征日本事甚明确。据此可知上载陈义资阿塔海征日本战舰数，既非三千艘，亦非百艘，而是三十艘。疑“千”为“十”字之讹。

七、伯颜当作张弘范

页 3189 行 2 卷一三一《忙兀台传》：

至是忙兀台携〔陈〕义入朝，保其无事，且乞宠以官爵，丞相伯颜亦以为言，乃授义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，授明珠虎符。

按：《蒙史》卷九三云：“忙兀台携以入觐，保其无它，且授以官，张弘范前亦有是请。”注云：“旧作伯颜，据弘范传改。此时弘范已卒，故曰前。”或是。唯考《元史》卷一五六《张弘范传》未载其事，《世祖七》载之。故应作据《世祖纪》改。

八、也速解儿世袭昭勇大将军

页 3238 行 2 卷一三三《也速解儿传》：

初，〔爱伯〕以五十户从军南征；力战而死，也速解儿世其官。

按：本传未载也速解儿世袭何官职。兹考《雪楼集》卷十七

《故昭武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伯牙乌公墓碑》：爱伯“以五十户从军南征，力战死事。子曰也速解儿，世其官，即昭勇公也”。又碑名云“昭勇大将军”，知也速解儿世袭此职。

九、子八人非七人

页 3238 行 8 卷一三三《也速解儿传》：

也速解儿“子七人：曰教化的；曰黑厮，袭父职，以疾卒；曰黑的，牧马同知；曰延寿，袭兄职；曰拜颜，领哈刺赤；曰完泽帖木儿，广德路万户达鲁花赤；曰哈刺章。”

按：也速解儿有子八人。《伯牙乌公墓碑》：“正室二人，脱国先卒，子曰教化的；曰黑厮，袭公符职；继室阿失伦，子曰黑的，牧马户同知；曰延寿；侧室三人，忙古真，子曰拜颜，管领哈刺赤；曰灵保；次针姑，子曰完泽帖木儿，广德万户府达鲁花赤；次失刺真，子曰哈刺章，尚幼。”据此，知本传漏载侧室忙古真子灵保。另，黑的为牧马户同知，本传脱“户”字。《新元史》卷一五四已补。

十、创兀儿当作土土哈

页 3286 行 13 卷一三五《乞台传》：

元贞二年，[乞台]以疾卒。子哈赞赤袭职，从创兀儿于魁烈儿之地，与哈答安战有功。

按：元廷征讨叛王合赤温后裔哈丹罕的战役发生在至元二十五年。床兀儿（创兀儿）之父土土哈率军征讨。哈赞赤当是从土土哈出征。《蒙史》卷一〇二：“哈赞赤从征哈丹罕于贵列儿。”注云：“魁烈儿即贵列儿，哈答安即哈丹罕。此战在至元二十五年（1288），所从者当是土土哈，非床兀儿。旧传误记于元贞二年（1296）哈赞赤袭职后。”贵列儿，即贵烈河（今归流河）。考《元史》卷一二八《土土哈传》：至元“二十五年，诸王也只里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攻，遣使告急。[土土哈]复从皇孙移师援之，败诸兀鲁灰。还至哈刺温山，夜渡贵烈河，败叛王哈丹，尽得辽左诸部，

置东路万户府”。可证当年由土土哈率军平叛。本传所记，时间顺序倒置，人物张冠李戴。《新元史》卷一七八：“元贞二年，[乞台]卒，子哈赞赤。初，从土土哈征哈丹罕，战于贵烈，有功。”言是。

十一、延祐三年非四年命从西征

页 3287 行 2 卷一三五《乞台传》：

明宗居潜邸，延祐四年命[哈赞赤]从西征，与秃满帖木儿战于失刺塔儿马失之地，以功复受厚赏。

按：和世琜西征事在延祐三年(1316)，史书于此有明确记载。《元史》卷二五《仁宗二》：延祐“二年十一月甲戌，封和世琜为周王，赐金印”。“三年三月甲寅，敕肖拜住及陕西、四川省臣各一员，护送周王之云南”。“之云南”，即本传所云“西征”。周王和世琜(即后来的明宗)行至途中举行兵变。对此，《元史》讳言，未作任何记载。兹考《续通鉴》卷一九九《元纪十七仁宗延祐三年十月》条载：“是月，周王和实拉(和世琜)次延安……及嘉珪等至，即与[陕西行省]平章政事塔齐尔(塔察儿)、行台御史大夫图鲁布(脱里伯)、中丞托欢(脱欢)悉发关中兵，分道自潼关、河中府入。已而塔齐尔、托欢[中悔，袭杀]阿斯罕、嘉珪，会于河中。周王遂西行至北边金山。”“西行至北边”指周王失败后，奔往金山，遂镇北边。由此可知，哈赞赤受命从周王(明宗)“西征”之事应在延祐三年。

又，失刺塔儿马失之役哈赞赤战败。《蒙史》卷一〇二：“哈赞赤与诸王秃满帖木儿战于失刺塔儿马失之地，不胜。周王遂北奔金山。”其注又引《元史·仁宗记》载延祐四年十二月、五年正月、二月对诸王秃满铁木儿(秃满帖木儿)等封赏事，认为必因其击败周王之故。《新元史》卷一七八载：哈赞赤“从周王举兵与诸王秃满帖木儿战于失刺答儿马，不胜。王北奔金山”。《元史·乞台传》不言败事，且谓哈赞赤“以功复受厚赏”。败军之将受厚

赏，于情理不通。

十二、大德十年斡罗思并未降

页 3335 行 5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：大德“十年，斡罗思、失班等逃奔察八儿之地，武宗命伯颜追降之”。

按：考《石田集》卷十四《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》：大德“十年（1306），部将斡罗思、失班等遁，王追击之。失班格斗不下。王数战，力至失刺不刺地，失班降，即不杀”。未言斡罗思降。再考《元史》卷二七《英宗一》：延祐七年“三月丙申，斡罗思等内附，赐钞万四千贯，遣还其部”。是知斡罗思于延祐七年（1320）归降，本传载其大德十年降，误。

十三、迁南台御史大夫在至治三年

页 3335 行 11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：

至治二年，复迁南台御史大夫。

按：伯颜迁南台御史大夫事，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六页三二下记作“至治三年”。或是。

十四、拜太保事在天历元年十二月

页 3336 行 13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：天历元年“九月，怀王即皇帝位，是为文宗，特加伯颜银青荣禄大夫，仍领宿卫……天历二年正月，拜太保”。

按：《元史》卷三二《文宗一》：天历元年十二月“戊申，加伯颜为太保，知枢密院事；不花帖木儿为太尉，香山为司徒”。是。

十五、知枢密院事在至顺元年二月

页 3337 行 2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：

天历二年正月……三年正月，拜知枢密院事。至顺元年，文宗以伯颜功大，不有异数不足以报称，特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曰卜颜的斤，分赐虎士三百。

按：《元史》卷三四《文宗三》：至顺元年二月“丁未，以伯颜知枢密院事，依前太保、录军国重事”。本传作正月，恐误。

又,《元史本证》卷十九记载:“天历三年改元至顺,《志》、《传》往往互书,然《传》下文又云‘至顺元年’,则此误矣。”言是,一传之中,年号当作一致书。

十六、封浚宁王事在至顺二年七月

页 3337 行 5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:至顺“二年八月,进封浚宁王,特加授侍正府侍正,追封其先三世为王”。

按:《元史》卷三五《文宗四》:“二年七月戊戌,封伯颜为浚宁王,赐金印,仍前太保、知枢密院事。”所记甚详。《蒙史》卷一二六载同。本传系于八月,小误。

十七、未有昭功宣毅万户职

页 3337 行 6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:

又加伯颜昭功宣毅万户、忠翊侍卫都指挥使。

按:《蒙史》卷一二六注云:“昭功宣毅万户府不见《百官志》及《兵志》。”考《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》:“十月,加昭功万户都总使。十二月,加宣毅万户府万户、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”《辍耕录》卷二《权臣擅权》及《山居新话》均载为昭功万户府都总使之职。疑本传“昭功宣毅万户”为“昭功万户都总使”和“宣毅万户府万户”之误。

十八、唐其势余党称兵地不在上都

页 3337 行 12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:

三年六月,唐其势及其弟塔刺海私蓄异志,谋危社稷,伯颜奉诏诛之。余党称兵,又亲率师往上都,击破其众。

按:本传言伯颜亲率师往上都击破唐其势余党,然叛军并非在上都举兵。《蒙史》卷一二六注云:“伯颜本从驾在上都,答里(唐其势从父,叛军首领)却在岭北。旧传所云,不符事实。”考《元史》卷三八《顺帝一》:至元元年五月戊子,“车驾时巡上都……六月庚辰,伯颜奏唐其势及其弟塔刺海谋逆,诛之”。卷一三八《脱脱传》:“唐其势阴谋不轨,事觉伏诛,其党答里及刺刺等称兵

外应。”据此可知，唐其势在上都作乱，而其余党答里等人在外接应。卷一三八《燕铁木儿传》亦载唐其势在上都东郊伏兵谋变，事败被执。而其余党北奔答里所，答里即应以兵。本传云“余党称兵”，即指答里之乱，地点不在上都而在岭北。

十九、献钱数有异

页 3338 行 5 卷一三八《伯颜传》：

先数日，伯颜面奏请以赐田岁入所积钞一万锭，赈帖列坚、末邻、纳邻三道驿置，及关北十三驿之困乏者。

按：《草木子》卷三下：“元朝秦王太师潜行不轨，欲要誉于天下，以私钱十万锭，济怯怜口站户之乏。”一言一万锭，一言十万锭，未知孰是，姑且存疑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央纪委研究室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

（上接 58 页）

③《旧唐书·李大亮传》只记其祖李纲为后魏南岐州刺史，并不提任北周宜州刺史、李纲之子充节立有战功，却于开皇年间以忧愤卒，都应与此有关。

④据《梁书·太祖五王传》，安成是梁武帝弟萧秀的封国，子孙袭至梁末，未尝为郡。所以王褒所任应是《梁书》的“安成内史”，而不是《周书》所言的“安成郡守”。此亦见中华书局《周书》标点本校语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李 然）